

李銳祖的書畫因緣

陳繼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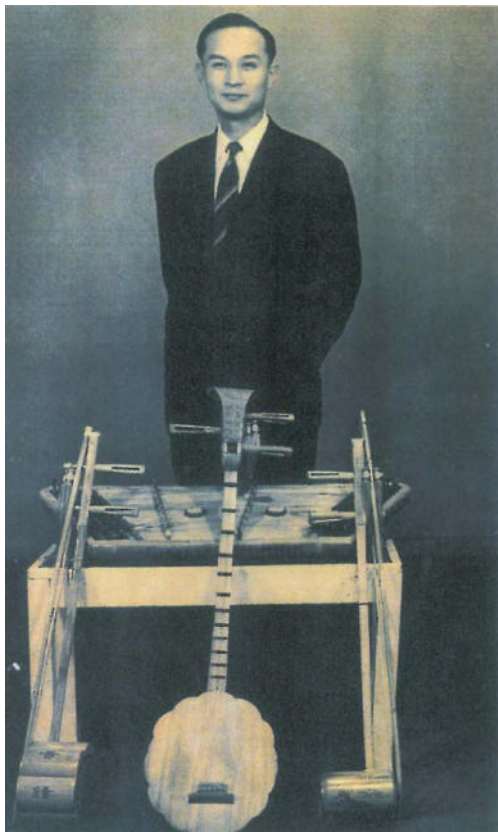


李銳祖手抱自製的竹樂器，此樂器有趙少昂題字及繪畫（譚志勝攝）

李銳祖作為南粵著名業餘粵曲演奏家、演唱家、收藏家及製作家，在20世紀澳門音樂史及工藝史，抑或是收藏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早年曾經在上海、香港生活，後期多來往於香港和澳門，晚年居停於濠江，與廣東粵劇界的大師級人物相交，亦與書畫界密切往還，其書畫收藏經歷甚富傳奇性，而最終化私為公之義舉，不啻為後來者樹立了一個榜樣。

“澳門李銳祖先生捐獻文物展”曾於1991年2月8日在廣州博物館（俗稱越秀山“五層樓”）開幕。用楊永權的話來說，此為一個極其精彩的當代名家丹青翰墨展覽會。知名人士的佳作琳瑯滿目，蔚為大觀。尤其是一些大師的作品，精光四射，絕非一般應酬之作，令人嘆為觀止！閱歷豐

* 陳繼春，1966年出生於廣東中山，暨南大學商業經濟學學士；進修於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Faculdade de Letras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Portugal）；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碩士，師隨范揚、劉赦、馬士達及陳傳席等教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博士，師從金維諾教授研究中國美術史；著有《錢納利與澳門》、《濠江畫人掇錄》、《濠江畫人再錄》；出版畫冊《葡萄牙記程——科英布拉及其它地方》、《陳繼春澳門速寫集》及《陳繼春畫集》，與陳傳席等著有《嶺南畫派》，以及《嶺南畫派與中山》；論文及繪畫作品散見於澳門、廣州、新加坡、香港、西安、南京、北京等地報刊及出版物。



1957年李銳祖和其竹製樂器 (私人藏)

富的楊氏尤作如是說，無疑此展覽“豐富了當地人民的春節文娛生活，更為書畫界、粵劇界、曲藝界人士激賞喝采”。展覽的作者有：黃君璧、趙少昂、楊善深、鄧芬、司徒奇、李撫虹、容漱石、劉大步、李奇茂、周以鴻、崔德祺、朱鏘、伍志傑、王建勳、馮康侯、羅叔重、謝熙、曾希穎、饒宗頤、林近、俞振飛、薛覺先、陳德鉅、梁寒操、伍朝柱、溫永琛等。

這些都是20世紀廣東藝壇中響噹噹的名字！

李銳祖（1919-2011）對古腔粵曲有獨到的研究，擅長於子喉、平喉和對答曲調。他還能製樂器，行內人云李銳祖用竹來製造樂器是一個創舉。

在中國文人心中，“梅、蘭、菊、竹”被譽為“四君子”，以其為“剛勁、節毅”的象徵，有“君子比德”之意味，而“絲竹”又是音樂的代名詞。這折射出竹是製造中國傳統樂器的主要素材。古代中國所謂的“八音”，指的是“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由此可見，竹是主要的材料。竹於中國生長的範圍廣泛，價廉物美，深受人們喜愛。其物理構造分節中空。竹節就是天然的共鳴管，人們所熟知的“笙、管、笛、簫”，不少就以竹製成，可以說，竹所發出來的優雅清越的樂音，頗有天籟之感。

的確，竹製樂器聲音清脆、悅耳，演奏的音色、音質效果很好。“我自製竹樂器，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發揚嶺南絲竹樂。”⁽¹⁾

上海與香江

李銳祖1919年出生於佛山一個小商人家庭。家居柵下舖細橋頭，祖、父均從事食品加工業。民國初期，佛山的經濟實力僅亞於廣州，市場繁華。當時，其祖業“李振記”所經營的海產、燒臘在當地頗有名聲。父親李勤，外號“賣魚勤”，李銳祖的母親李譚氏是一位千金小姐，外家則從事絲紡輕工業，在行中頗有地位。這樣的結合



1957年，李銳祖（後立者）在香港電台與呂文成（右一）等合作演出〈清音寒江關〉等曲 (私人藏)

頗使人感到奇特。李銳祖說，其原因是譚家的幾個大女兒出嫁後多早喪夫，若嫁一主有刀有秤的人家，據說不會重蹈覆轍。誠然，當時僅逢民國肇建，清朝遺俗尚存，不幸的事竟接踵而至。到李銳祖五歲時，生母辭別了人間。一年後，違別了的母愛再次傾瀉到他身上，父親用大紅花轎給他帶來一位新的母親。

李銳祖與書畫有緣，但並不與讀書有緣。他在佛山節芳小學呆了兩年後，便終日在舖頭及街上遊蕩，成為不折不扣的“閒散人員”。俗語云“青燈有味是兒時”。對於此段日子，李銳祖十分眷戀：“七歲的時候，我被送到書塾讀書。五年後，一位早年失學、後來靠在香港從事建築工程起家的大慈善家傅翼鵬先生回佛山，一連開辦了八家學塾，我於是就進入了新學塾。我父母為了望子成龍，十分照顧塾師的生活起居，這樣我的功課就十分重了，老師對其他同學要求不多，但整天點名讓我背書。我為此讀書讀到心煩，於是輟學了。那時，繼母李梁秋對我說：‘阿祖，你唔讀書將來搵唔到食咖！’”因為老師對李銳祖管束較嚴，加上他本人沒有甚麼書緣，便留在家中幫手。但是，賣瓜菜、魚類很易使全身腥臭，李銳祖很厭惡這些工作。未幾，十四歲的他被父母送到廣州一位親戚開設的“復裕堂”——售賣參茸和自製藥散的中式藥房當學徒。

這份工作頗合李銳祖的性格，他工作十分落力，掃地、倒痰盂、裝香及服侍別人都不介意，為的是學習一門煉製膏丹、丸、散的配藥手藝。因此，他贏得老板麥碧山的愛護。

“復裕堂”的大少東主理該堂香港的支店“麥廣記”。就在李銳祖於廣州“復裕堂”渡過了四年的光景後，他便被少東挑選，隨其遠走香江。於是，李銳祖成了南北行中新張“百安堂”的打雜兼伙頭。

1938年12月，日本侵略軍佔領廣州。在此之前，李氏有一同姓兄弟李民生在上海從事飲食業生意，而李銳祖的父母在廣州淪陷前已移居上海。於是，李銳祖在其姑婆的勸說和安排下，由別人挈領乘船前往上海，時年十九歲。



鄧芬贈李銳祖聯 (私人藏)



趙少昂贈李銳祖作品：〈蟬〉（私人藏）

初抵黃埔江邊的李銳祖並沒有從事原來的職業，而是被安排在廈門路永興里居住，並在南京路的“冠生園”食品公司工作。他的業餘愛好是唱粵曲。作為“孤島”的上海，出奇地繁華，與內陸漫天煙火的景象形成強烈的對比。廣東人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動力之一，“冠生園食品公司”的老板，就是佛山人冼冠生。粵籍人士在文化藝術上也有自己的組織，為數眾多的粵劇曲藝社團如“華聯同樂會”、“三餘學社”及“聯誼粵劇票房”等就是其中的例子。很自然，自幼愛好粵曲的李銳祖就成為多家樂團中的一員。

李銳祖為何愛上粵曲？他的啟蒙師父是誰？根據李銳祖的說法，他的祖父寫得一手好書法，與佛山第一位擁有留聲機的“當舖大王”黃狗仔友善，曾經有一段時間，該部留聲機被借到李家，李家也由此成為佛山第二家有留聲機的家庭，留聲機就成為十六歲的李銳祖的粵曲啟蒙者，李氏也成為了“留學生”。當然，初生之犢不畏虎，恃着有氣有力，李銳祖就這樣跟着唱，撞板、走調也不在乎。不過，當他在上海暗暗地與一些唱得字正腔圓的人一比，就發現自己竟尚未入門，於是重新學習，才漸入藝途。他追摹白駒榮、廖俠懷的腔韻，鑽研千里駒的子喉，擅唱〈夜弔白芙蓉〉及〈泣荊花〉等，始在曲藝社中嶄露頭角。

在上海的廣東人也有本土的娛樂節目。其時新興廣播電台為求營利，將某一時段租出，胡章釗就成為其中一位顧客，每天租下一個小時，在播放一些廣幫商業廣告時也加入曲藝。由於胡氏的時段對象為粵籍人士，故此粵曲就成為賣點，他找到了李銳祖。實際上，李銳祖為胡氏工作是免費的。他說：“我當時發燒啊，所以貼[賠]上車票錢都要去唱，失去些少，但學得更多。”那時並不如今天這樣可以運用錄音的技術來掩蓋一些演唱中的瑕疵，而是即場演唱的。李銳祖承認，那段日子，對

於一個票友，在演唱技巧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訓練，達到多唱多學的效果。

1948年，有“薛腔票友掌門人”之稱的羅唐生為“廣肇公所”籌款從香港抵達上海，同行的有張月兒、小燕飛、陳菁華等。羅氏一日與吹簫能手莫五閒話，言談間問及上海誰人的粵曲唱得較好。莫氏因是胡章超的妹夫，與李銳祖諳熟，也欣賞李氏的曲藝，於是大力向羅氏推薦。其後，李銳祖在胡氏的節目時段中一人包唱生旦，羅氏聽後大為讚賞，相見之下，恨晚之意漸生，羅氏便邀李銳祖去香港。羅氏返港後，將旅費寄予李銳祖，由此李氏辭別了父母，開始了香江歲月。

曾任飛機師的羅唐生在香港設有“藍鷹汽車公司”，李銳祖任該公司收賬員。用李氏的話來說，主要的工作是陪羅唐生開心的，也打點一些閒事。這時的李銳祖尚未開始收藏字畫，不過，自他由羅唐生介紹拜訪薛覺先，就藏下了一份在他粵曲生涯中較為重要的紀念物。

一次李銳祖在香港電車路先施公司頂樓的露天歌座演唱〈金生桃盒·執手巾〉，由尹自重客串梵鈴[小提琴]拍和，羅唐生與一大群友人隨薛覺先捧場。李銳祖唱的是白駒榮腔，而子喉是千里駒的。薛氏曾與千里駒同班，其薛腔自問頗得力於白駒榮和千里駒，當他聽到李銳祖唱的白駒榮是那樣神似，而子喉也得千里駒的神髓，頗感難得罕見。他對李銳祖大誇一番後，便約李氏來薛家吃午飯。

翌日，將赴上海辦事的李銳祖應約赴會，彼此相見恨晚，暢談甚久。薛覺先高興得很，飯後拿起筆來給李銳祖題贈了一首自撰的詩：

陽春白雪韻悠揚，飲譽氍毹露光芒。
平生傾慕霓裳曲，更愛聆君悅耳噪。
識荊已恨相逢晚，聚少離多斷人腸。
今番惜別慚無贈，數字無詞作別觴。



趙少昂〈石青竹〉（素玉軒藏）



程十髮贈李銳祖作品：〈朱竹〉（索玉軒藏）



鄧芬贈李銳祖作品：〈朱竹〉（1961年）（私人藏）

這幀上題“銳祖仁兄紀念”，下署“平愷薛覺先書”的紅底灑金箋上的作品，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存放在李銳祖的笥篋中。

光陰荏苒，重回香港後的李銳祖認識了馮維祺、潘賢達等擅場“古腔粵曲”的曲壇前輩。當李銳祖和他們合作時，發現早年在上海所學的“古腔”和真正的古腔粵曲相距甚遠，大為尷尬。掌板的潘賢達對李銳祖說：“你的聲線不錯，但一趨快、一聚慢就未能連在一起，而且發音不正。如果你想學，大家一起研究吧！”李銳祖答道：“老師，如果您能夠收我做徒弟，我非常開心！”於是他便拜潘賢達為師，“重頭折棚，從新再搭”。李銳祖從師的第一首曲就是〈寶玉怨婚〉。他回憶說：“該曲唱得最好的是薛覺先的老師朱次伯，朱氏逝世後就是薛覺先，我學第一句‘賈寶玉在書房神魂不定’就學了一個星期！”隨後，因為他嗓子好，勤奮好學，李銳祖結識了馮鏡華、陳非儂、呂文成、梁以忠、馮維祺等，在他們的薰陶和指導下，糾正了不少發音唱法方面的缺點，在曲藝界一鳴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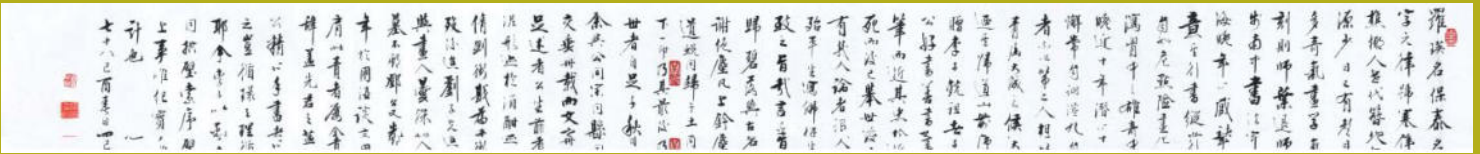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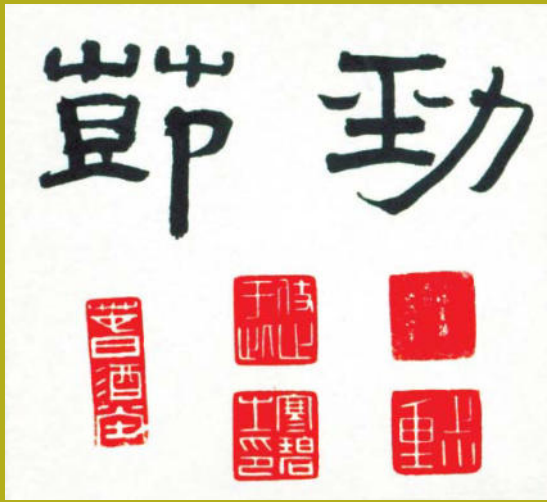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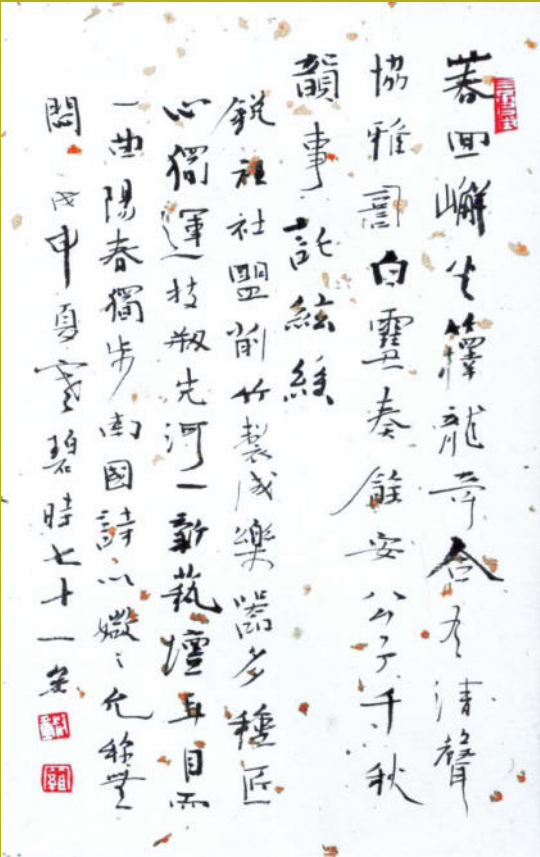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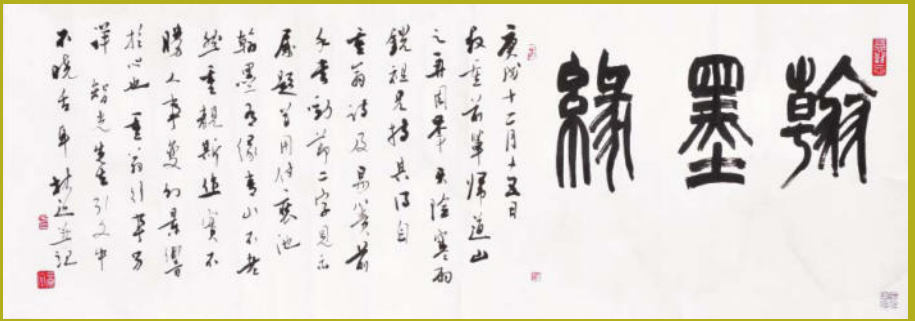
李銳祖是在1953年才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其時經常來往於港、澳兩地。其旅居香港時從事傢俱與裝潢生意，但他一直葆有對藝術的興趣，曾與香港粵曲界的耆宿組織“千歲雅樂團”（以二十位團員的年齡累加達一千又七十歲而名之）經常公開演奏，頗得顧曲大眾好評。

李銳祖一生愛竹，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竹娛軒”。他如何做起竹製樂器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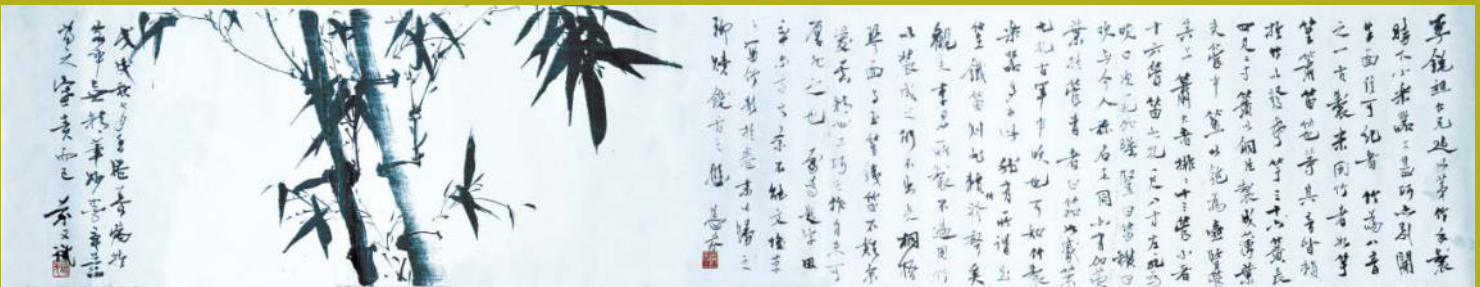
1956年，一位朋友送予李銳祖一件竹製的對聯，甚是清雅，使之愛不釋手。之後，李銳祖與樂友馮維祺共研曲藝之時，忽有靈感，觸動他產生以竹子來製造樂器的想法。初期，李銳祖以竹製成了二胡、揚琴、胡琴和秦琴四件。同年，香港電台首次播出“粵譜清音”，由當時著名音樂家呂文成、何大傻、郭倫、陳厚四位擔任演奏；由於竹製樂器音色清雅，較木製尤勝，因而大獲好評，這使李銳祖對竹製樂器更具信心。粵曲名家用後均認為這些竹製的樂器所發出來的聲音清

楊善深贈李銳祖〈墨竹〉（私人藏）





羅叔重〈勁節〉（素玉軒藏）



鄧芬贈李銳祖：〈竹〉（橫批）（私人藏）

越動人，由此給李氏注入信心與動力。其實，竹製樂器製作過程殊不簡單，在搜購到合適的材料之後，首先要用石灰水浸一兩天，以完成消毒、殺菌的工序，防止日後竹內生蟲；接着再用清水沖泡，將石灰沖洗乾淨，然後將之放在陰涼處風乾，以免接觸太陽時乾裂，陰乾的時間長達半年左右，此間如發現竹子有腐爛、崩裂或折斷的情況，那就要淘汰了。這些程序，為的是將竹的韌度提煉出來。經過半年處理之後的竹料，最後祇有一半可使用。當然，並不是所有合格的竹料都可以發出好聲音。換言之，被選中為良材者，是精益求精的結果。誠然，如找到十年以上的舊竹，就可省掉不少工序，故此在後來的製作之中，李氏經常向友人索取竹製舊傢俱的腳部，又或是舊的竹對聯，憑此“化腐朽為神奇”。之後，這些吹、奏、拉、彈、敲擊等不同樂器，透過設計、剝剖、又或是拼湊、製器、打磨和潤色才可完成，極費心思。

打磨是一道頗難的工序，沙紙在竹料上的運行速度要適中均勻，製作過程中心中默念一、二、三、四，就如打拍子一般。李氏曾云他初期也犯急躁的毛病，以致最後兩片竹料不能合攏，白費心機，而如其製成的外觀如蝴蝶的揚琴，就用去了三個月。⁽²⁾

嚴格來說，李銳祖的竹製樂器不僅使用了竹，還鑲嵌有多種名貴的木料。另一方面，在裝潢上也有很多獨特之處。就拿二胡來說，它不但製作精美，發音宏亮，還請名家題詩繪畫，再請名匠雕刻其上。樂器上面有簡又文的銘文、林近（1923-2004）的字，還有司徒奇（1907-1997）畫竹、盧雲齋鑄刻。刻竹的六位高手之中，盧氏是為澳門人所熟悉的，在草堆街有店舖，為李銳祖刻竹最多。由此給一個實用的樂器添上了典雅的光彩，可稱用雅兼備。此外，上文所述的椰胡是由竹柄夾象牙片製成的，牙片上刻着四百餘字的一闕曲詞和〈季子掛劍圖〉，椰殼上有司徒奇畫的竹，竹葉用雙勾刀法，雕鑲得玲瓏剔透，成為共振的氣孔，設計美觀高雅。就這樣，李氏的樂

器不但是實用的精品，更有名家書畫、題辭、鑄銘等加插其上，相得益彰。

由上世紀50年代以後的三十多年間，李銳祖多以長一丈、直徑七、八寸的廣西茅竹精心製作一批樂器，共有三十多件。他曾對友人述及竹製樂器的竅門：“將粗大的竹劈開，用石灰去其甜味，再用水漂之，然後陰乾，以前我用木膠粉將竹片合併，如今改用混合膠，可以黏得很牢啊。”樂器中包括趙少昂（1905-1997）的竹、柳、蟬，鄧芬（1894-1964）、司徒奇、劉大步的畫，馮康侯（1901-1983）、許太康、熊式一、駱曉山、羅叔重（1898-1969）、林崇枋（近）、盛獻三、簡沙侶等人的字，還有雕刻家許太康、盧雲齋和林近的精工鑄刻。他所製成的樂器，成了樂器中的珍品。

與鄧芬

李銳祖的竹製樂器中留下如此眾多蜚聲藝壇的畫人墨痕，明顯地表明李氏擁有一個偌大的社交圈子，而且交友至為誠實。我們知道，上文所述的名家之中，鄧芬是最通曲韻的一位，他與李銳祖的“緣”，始於他們之間共同的愛好。

1958年，李銳祖正籌備一個自製樂器的展覽，他將友人所送的書畫付給位於草堆街的“墨林裝池”裝裱。那時，書法、金石家林近在那兒任經理，裱畫的是黃細，故此李氏與他們相熟。一天，走過“墨林”門口的李銳祖被黃細告知日前鄧芬也曾到那裡閒坐，見到糊在牆上的許太康、何與年及吳少庭寫贈予其書畫時說也要寫一點東西。李銳祖聽後十分高興，當他知道鄧芬的住處時就決心去拜訪。

隨後，李銳祖前往天神巷“藕絲孔居”尋訪鄧芬。鄧芬天神巷住處的所有傢俱都是藤製品，牆上懸着葉恭綽書贈的對聯及張大千（1899-1983）的大幀扇面〈停琴聽阮圖〉。鄧芬見到李銳祖後說：“坐坐，素仰很久，李銳祖你唱的是白駒榮。”李氏答道：“我也素仰鄧老師很久，您

詩、書、畫三絕，有〈夢覺紅樓〉名作存世。”接着，李銳祖向鄧芬感謝其慨贈墨寶的舉動。鄧芬說：“應該、應該，因你做的竹樂器，我要題些有意義而且語重深長的東西給你，待我精神好些給你寫。”隨即，鄧芬和李銳祖談起牆上張大千的大扇面說：“你認為這幅畫錯在哪裡？”李銳祖抬眼仰望，祇見扇面上繪着二位弄樂的居士，其中一位正停琴，傾聽另一位居士的阮咸之音。李銳祖未能看出其錯處，轉望鄧芬。鄧芬解釋道：“本來玩阮咸的是左手按弦，右手掌拔，但張大千的畫反了，變成了右手掌拔，左手按弦了。張大千在香港展覽時，我說他畫錯，張大千說鄧芬你那麼厲害，送給你！”鄧芬接着說張大千也有打瞌睡的時候，我們那些玩音樂的一看便知！他們談了近一個小時，鄧芬在李銳祖告辭時說：“我寫好後打電話給你，我要去香港看病，住跑馬地黃泥涌道劉七叔(少俠)家中。”⁽³⁾

一個月後，李銳祖在香港接到鄧芬的電話，相約去中環陸羽茶室飲茶交卷。就這樣，李銳祖藏下第一幀鄧芬的作品〈竹影〉。該手卷起首處寫着：

李銳祖仁兄近以茅竹手製時下小樂器，工甚巧，亦別開生面，信可紀者。竹為八音之一，古製樂用竹者如竽、笙、簫、笛、箏等，其音皆賴於竹以發聲。竽三十六、簧長四呎二吋；簧以銅片製成，薄葉夾管中；笙以匏為壺，豎管其上；簫大者排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笛七孔，一尺八寸，左孔為吹口，次一孔加膜；豎曰笛，橫曰吹，與今人名稱不同。亦有加莖葉於管首者曰筊，以簞葉九孔，古軍中吹也。可知竹製樂器多如此，然有所謂玉笙鐵笛，則非賴竹發聲矣！

觀夫李君所製，不過用竹以裝成之，做不出梧桐琴面，與玉笙鐵笛不類。余愛其精心工巧之作，自未可厚非也！屬為題字，因率爾言之。余不能文，惟草草寫竹影於卷末以歸之，聊贖饒舌之態，從心芬。戊戌秋七月香港養病



李銳祖與鄧芬(左) (私人藏)

於客中，無精筆妙墨，率意為之，塞責而已，芬又識。⁽⁴⁾

由於鄧芬名氣甚大，香港中環陸羽茶室壁上懸掛了不少鄧芬的精絕畫作。根據李銳祖的回憶，就在他們飲茶的時候，鄰桌的一位某某見到鄧芬，便上前招呼，並提出由其請客。鄧芬立刻婉拒，他的籍口是還要等朋友。李銳祖問為何鄧芬不讓他人付款，鄧芬回答說：“我有錢，你李銳祖也有錢，何必要向別人道謝！”

從鄧芬題贈李銳祖的文字可見，鄧芬不愧是廣東一流的曲藝行家，十分清楚李銳祖作品的來龍去脈。不過，鄧芬有時也看不清李銳祖的“底蘊”。

鄧芬知李銳祖愛竹，曾將一把折斷了三條扇骨的扇送給李銳祖，扇柄上刻着的詩曰：“摩霄奇氣鄧高士，縱浪人間有此狂；能賦山川撼鬱勃，盡搜風物判低昂；偶然搖筆鬼神下，到處□□驚燕忙；壽爾一尊莫辭醉，霜天蟹紫菊初黃。”落款云：“曇師三十生朝，先子以此詩奉



李銳祖與趙少昂（右）（私人藏）

祝，今又十年矣，敬刻為壽。癸酉秋余仲嘉呈。”

“癸酉”即是1933年。這樣的舊物，李銳祖獲贈後如珍寶，於是千方百計去配竹，竟找到和原來扇骨色澤同一模樣的竹子，便依原樣補製，就連原物主也認不出來。鄧芬見其如此富心思，大為感動，叫李銳祖將白扇面套入扇骨，隨即畫上墨竹一叢，笑道：“再送你兩個南華李！”其後，李銳祖更請“南園”五子之一的曾希穎題詩扇背云：“春事沉沉夢幾場，三年此閣遇車忙；閒情休念侯王廟，小店疏林坐夕陽。”⁽⁵⁾ 李銳祖一直將此扇珍藏於身邊。

鄧芬和李銳祖曾有過同台獻藝的機會。1960年《星島日報》舉行濟貧活動，“皇宮歌座”成了其中一個曲藝界義演的場地，香港電台現場直播。那時，主辦單位邀靚次伯唱〈秦瓊賣馬〉、李銳祖唱〈韓文公祭鰐魚〉，而鄧芬則演唱其作品〈夢覺紅樓〉。演出前，鄧芬着侍應出外買一張紅冷金箋。人們問他買紙來幹甚麼？鄧芬僅回答說：“技癢……”紙買來後，鄧芬略一思索，

寫下了一副對聯“乞得金錢助行義，願為饑餓作呼聲。”鄧芬祇署上“庚子冬日，皇宮歌座濟貧義唱。曇殊芬書”。此聯無上款，更無印章。其書成後被雷志雲以三百元購去，鄧芬則將此款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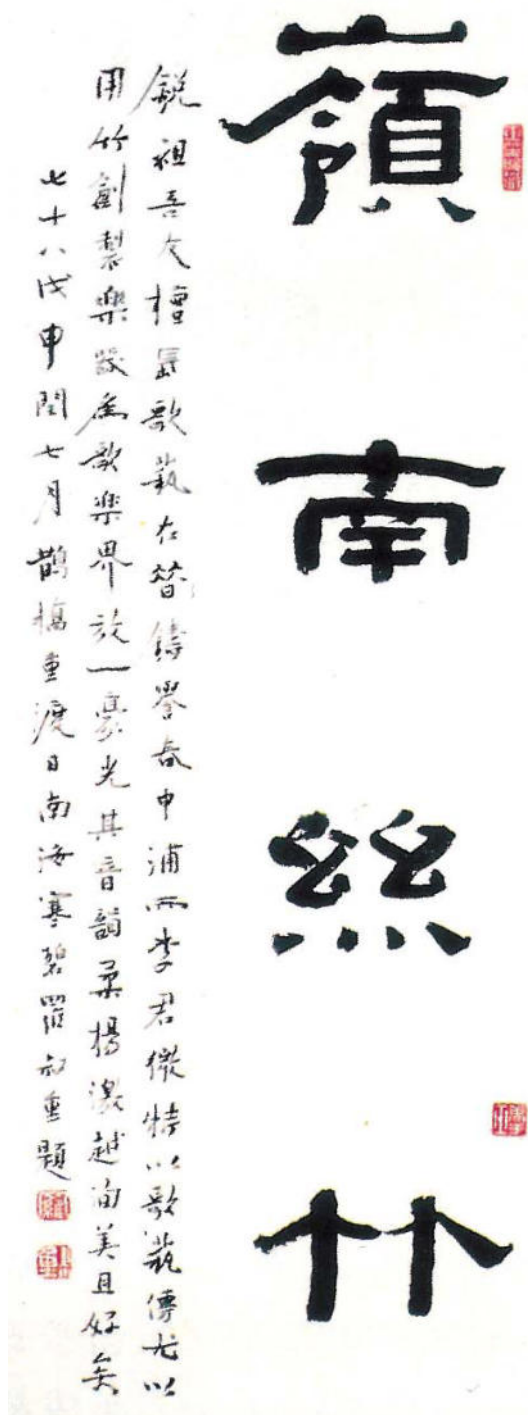
1974年，也就是鄧芬逝世十週年後，上聯歸入李銳祖的藏品之中。這幅精妙的對聯曾於1997年8月在澳門市政廳主辦的“鄧芬百年藝術回顧”展覽中出現。與李銳祖初時收藏時不同的是，上下聯共有四個鄧芬的用印，其過程離奇曲折，不得不令人再次感嘆李銳祖的“翰墨緣”。

鄧芬逝世十週年時，門人陳丙光



李銳祖與馬秀華（中）、張大千（右）（私人藏）

師兄弟們假銅鑼灣紅寶石酒樓舉行遺作欣賞聚餐會，這副沒有印章的對聯也是展品之一，物主是一位姓陳的老裱畫師。當時，參觀者之一的一位富商希望裱畫師割讓，前者開價380元港幣，富商不允，不還價便走開了。根據李銳祖的回憶，到展覽結束，裱畫師收拾展品欲撤離展場之際，因李氏與之諗熟，寒暄中得知詳情，於是提出希望購下這幀作品。裱畫師說：“若你要，多少錢都沒問題！”李銳祖於是用袋中僅有二百元買下了鄧芬這件作品！



羅叔重為李銳祖題“嶺南絲竹” (私人藏)

這樣的巧合並不新奇，更“奇”的還在後頭。李銳祖將此作品攜回澳門，請彭恩裝裱。一天，李氏經過新馬路大西洋銀行附近的一家古董店，其掌櫃對他說昨日收到一件竹器和一對鄧芬的印章。李銳祖一看是馮康侯所刻的一方朱文和一方白文印，於是購下。它們成為了1960年鄧芬在皇宮歌座手書對聯的落款印記。其後，李銳祖曾將此聯帶去給趙少昂鑒賞，趙氏連稱好字之餘寫下“鄧誦先七言聯，李銳祖藏，趙少昂題”的籤文。

李銳祖還藏有很多由鄧芬持贈的作品。晚年的鄧芬，生活很拮据，曾寄居於女弟子仇啟雲丈夫陳達明醫生的診所裡，那裡的廚房成為他起居的地方。1961年正月初四，李銳祖由澳門往香港，與鄧芬通電話時，鄧芬邀其作伴去聽曲。李銳祖應約到了石塘咀金陵酒家的“今樂府”，在舞台後面，他收到了鄧芬於正月初一給他畫的〈朱竹〉。當年3月，李銳祖去香港時又探訪鄧芬，當日鄧芬談興甚濃，李銳祖裁紙。李銳祖笑說：“你肯定想害我，我哪有錢裱畫呢？”鄧芬說：“傻仔，你可以把它放在一邊，有錢才裱！你以為很容易請到我寫對聯咩？”於是鄧芬一連寫了兩副對聯，送予李銳祖收藏。其中有一副集玉溪生句：“閒倚繡簾吹柳絮，更持紅燭賞殘花。”另一副聯語云：“春夢覺，酒醒時滿身花影；栽紅情，裁詩意幾曲笙歌。”

與羅叔重

李銳祖藏有一幀由著名書法、金石家林近篆首的“翰墨緣”手卷；此外還有如下一段用行書書寫的字句：

庚戌十二月十五日，叔重前輩歸道山之再週年，天陰寒雨，銳祖兄持其得自重翁詩及易簣前年書勁節二字見示，屬題用付裝池。翰墨為緣，青山不老，然重睹斯作，實不勝人事變幻，影響於心也……

“勁節”兩字，正是嶺南當代書法、篆刻界的大師級人物羅叔重的最後絕筆。

羅瑛字叔重，廣東南海西樵人，世居廣州西關，曾祖父三代，在清末因科舉得意而為官，父多妻妾，垂暮之年而獲此獨子，取名保泰。此子在髫齡之時已延請名師在家課讀。羅瑛性聰慧，七八歲即能書，十一二便能詩。羅氏十五娶妻，字曰“能齊”。弱冠，好寫字，善吟哦，常馳駿馬，弄刀鎗，與進步革命志士遊，識者奇之，後以是毀家蕩產。清朝滅亡，父棄官職。朱子範曾云：“羅子叔重，以清淺蓬瀛之裔，稟孤高磊落之才。”⁽⁶⁾羅叔重於1926年已抵香港，初設“文言學校”於九龍深水涉長沙灣道，之後遷欽州街，易名“明倫書院”。⁽⁷⁾

60年代初，李銳祖應邀在九龍金禧酒樓的雅集上唱白駒榮的〈泣荊花〉，獲得了在座的羅叔重的欣賞，與李氏一見如故。

羅叔重在友人的相約下遊澳門，李銳祖就邀羅叔重到其位於美柵枝街的家中看所收藏的字畫。甫抵李家，羅氏就被懸於壁間的梁寒操(1897-1975)所書對聯吸引。聯語是蘇曼殊的詩句：“來醉金勁露，胭脂畫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帶蒲團。”羅氏十分欣賞，連說“他是我的老同學，好字，我都寫唔到。李銳祖，我寫一對對聯俾你。”於是立即展紙，筆下立成。

值得指出的是，羅叔重與李銳祖兩人之間相差二十歲，羅氏知李氏喜愛書畫，除了推重李銳祖的歌藝之外，亦用心為其引薦書畫界的朋友。1968年10月李氏前往台灣訪友前，就於九龍太子道大廈152號10樓C探訪羅叔重，後者交李氏書函一封，向早年移居台北的李靈伽引介李銳祖。函中云：

靈伽友長侍右：違別以來，倏經歲餘，想念彌多，想眠食都吉，至頌至慰。友人李銳祖為吾舅樂律大家，著作等身，久已著譽南海外矣！

比者來遊台灣，乃紹介認識，知吾粵乃有斯人，並希為之圖寫其形貌，庶留翰墨因緣。年弟遷居香港旺角花畏街213號花園大廈三樓A座，賜書請由此道。

即叩

著祺

羅叔重

1969年初，余君慧曾訪羅叔重，每天早上臨池習字的羅氏藉此向余氏出示一方剛刻好的印“技止於此”，又云：“文暉，呢個印刻得好，我好鍾意！”余氏不解地問為何刻上如此的印文，羅叔重說他的藝術就到達如此的境界。余君慧聽後諾諾而去。

2月1日，即農曆尾禡前一日早上，早泳完畢之後的楊善深剛訪問羅叔重離開，李銳祖、蔡公衡及一位余姓老師就踏進羅家。李銳祖放下自澳門攜來的豬油糕後說：“請羅老師試一下！”一陣先，等客人走了之後再試。”於是去整理剛為蔡公衡書成的“國色天香”。他們是為求書而來的，蔡氏求書畫集題籤，李銳祖求書“勁節”二字。

羅氏為蔡公衡寫了“蔡公衡畫集”，之後展紙書“勁節”。其間說：“善深剛走了半小時，我鬧佢，咁凍還游早水！”又問李銳祖：“林近好嗎？”“都係咁樣，日日有功課。”羅氏又問：“子官（子玉，鄧芬之子）又點啊？”李銳祖答：“上課，在同善堂教國文。”羅氏似心有感觸說：“一成都學唔到老豆啲嘢，唉！學到又如何？”近十二時左右，由於他認為第一張“蔡公衡畫集”寫得不好，就寫第二張，當寫到“蔡公衡畫”，還沒有寫到“集”字時，便擲筆昏於書案之前，不能言語。李氏與友人將之抬到床上，就去打緊急電話999，再致電予楊善深和司徒奇；到喚出廚房中的羅夫人時，這位叱咤廣東書壇的大家竟永別了人間。

正如上文所云，李銳祖愛竹，羅叔重云：“銳祖社盟削竹製成樂器多種，匠心獨運，技創先河，一新藝壇耳目，而一曲陽春，獨步南國。”竹與



趙少昂的絕筆〈送別圖〉（私人藏）

歌，是李氏一生之愛，其求羅氏之書“勁節”，不正是表彰竹子之“德”？羅志光後來應李銳祖之請，在羅氏“勁節”手卷上跋云：

……此“勁節”二字，迺其歸道山前十分鐘所書，贈李子銳祖者，真絕筆也！公好書畫，擅書、勤書至擲筆而逝，其忠於書者，可謂死而後已，舉世滔滔如公者，能有幾人？論者謂公之考終命殆，平生寫佛經之功德，有以致之旨哉！言乎，今者公已遽歸碧海，落與古賢賭酒說藝，謝絕塵凡。上鈐五印已與其遺蛻同歸於土，不復見於人間，下一印乃其最後遺作，與其他傳世者，自足千秋，公真不死矣！余與公同宗同縣不同里，忘年交垂卅載，而文字因緣尤有足述者。公生前交盡文士，不泥形跡，於酒酣耳熱之餘，嘗倩劉衡戡為書墓碑於其歿後。迨劉子先公謝世，繼後與畫人曇殊相許，互為題墓，不期鄧公又先歸道山。近年於朋酒談言之際，期余肩此責者，屢余不敏，曷敢辭！蓋先君之墓銘碑文，皆公精心手書者，今承命報之，豈循環之理真有數存耶？今李子以“勁節”二字視同拱璧，索序於余，敬書如上事，唯紀實言之，不文非所計也！七十八己酉春日，羅智光書。

可見，李銳祖之緣份是多麼令人嘖嘖稱奇！

與趙少昂

1961年，李銳祖的一位友人在香港麗斯戲院經營“皇宮歌座”，請商李銳祖幫忙。其時，歌座的經理雷志雲也同時請《星島日報》的記者潘有泉幫忙邀請鄧芬捧場。正因為這樣的關係，李銳祖在鄧芬的介紹下認識了趙少昂。

李銳祖見到趙少昂後向他表達了對其繪畫造詣的仰慕。這位高奇峰的得意弟子，被徐悲鴻譽為“中國畫花卉第一”的畫家說：“您喜歡嗎？喜歡甚麼就送些畫給您！”李銳祖對此也不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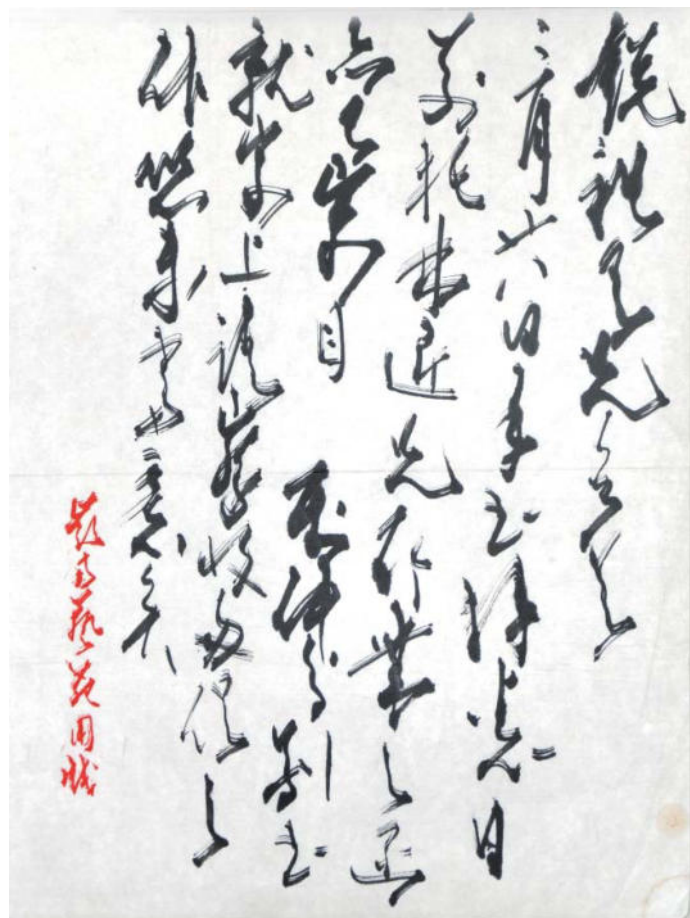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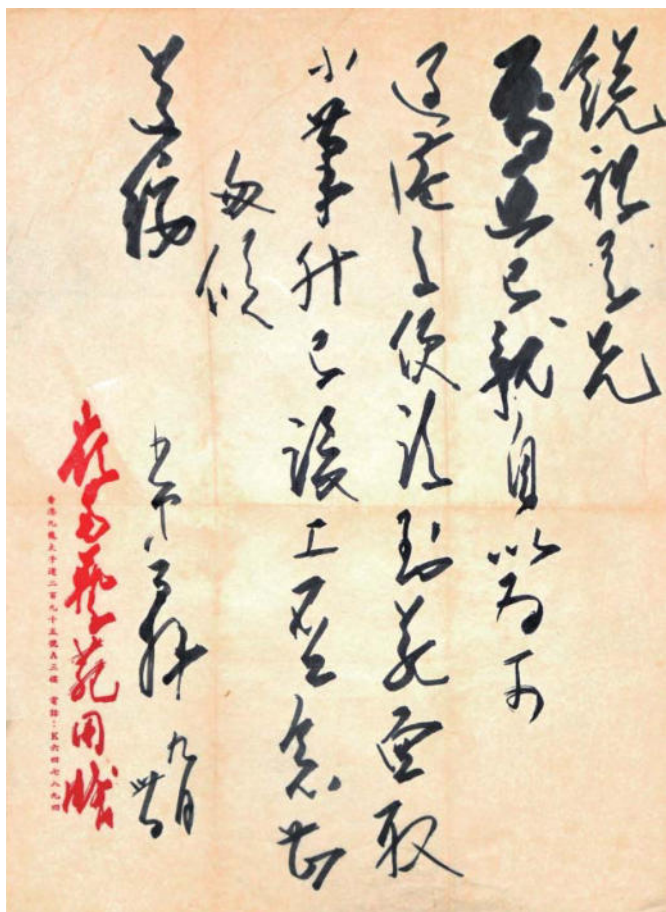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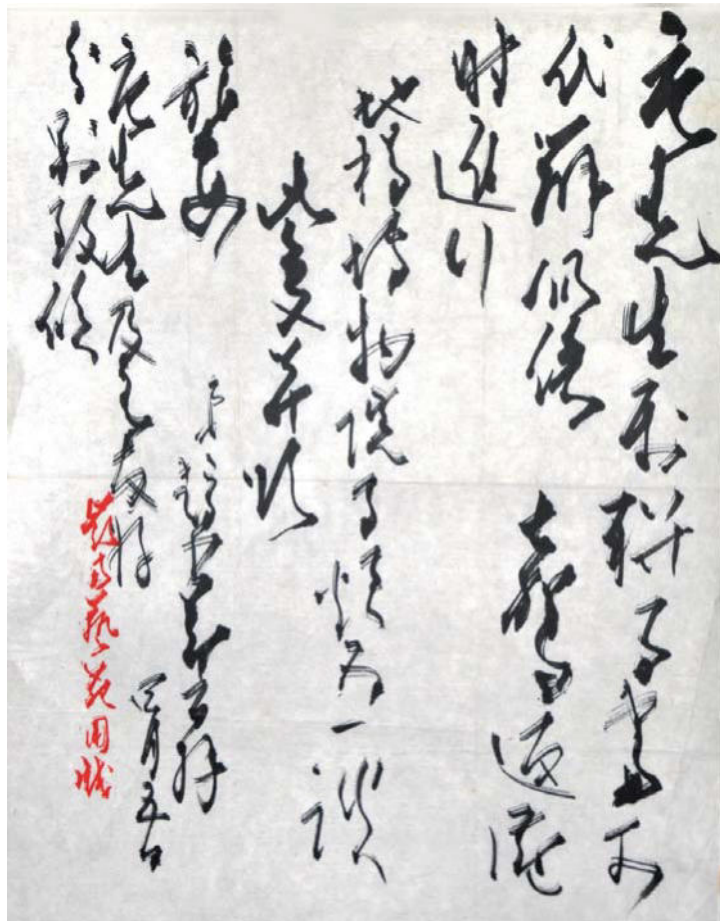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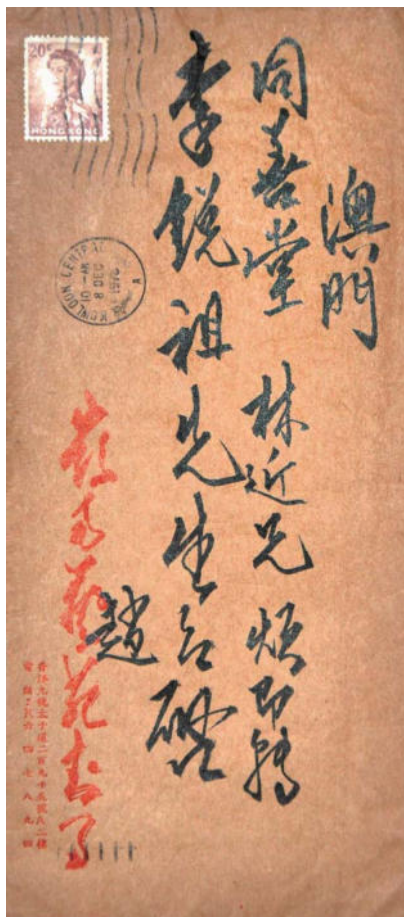
氣，忙說喜歡竹。這位善做竹樂器的人，卻也喜歡清雅的墨竹來。當他從趙少昂的口中知道鄧芬曾為趙氏寫下一幀構圖絕妙〈六根清靜圖〉時，就央求趙少昂依着鄧芬的式樣畫一張給他。可是，趙少昂說：“用不着依着別人的式樣，我給您繪一張我的式樣！”果然，趙少昂後來給李銳祖寫了一張二尺多寬、一尺多高的六枝大竹〈六根清淨〉。李銳祖在趙氏位於太子道的嶺南藝苑見到此畫後，十分高興，但也覺意猶未盡，他知道趙少昂的蟬是獨步中國的，於是貪心地問趙少昂是否可以加上一隻蟬？趙氏答：“你不知道我不怪你，六根清淨的話怎可能還有一隻蟬伏在上面呢！”後來，李銳祖對筆者不無感慨地說：“趙老師教導甚是！”實際上，〈六根清淨〉並不是李銳祖收藏的唯一一幅趙少昂的作品。

戲曲與繪畫是姊妹藝術，不少廣東畫家也酷愛粵曲，鄧芬是曲壇中人不用講，趙少昂、沈仲強（1893-1974）均能哼幾句粵曲。很自然，此時至少已有六家唱片公司為其錄製唱片的李銳祖，其錄音帶成為了趙少昂畫室中一分子。正由於他和趙少昂談得來，更多時為趙氏解決生活上的瑣事，趙氏多次送他墨寶，這不能不引起一些人眼紅。對於這些風言風語，李銳祖坦白對筆者說：“別人說我得趙老師歡心，但趙老師說：‘作為一個人，我幾十年走盡大江南北，你與我講一句話，我就知道你的來意了。’李銳祖，你信不信啊？有兩個人你都認識的，叫我寫了幾十年的畫，我一筆都沒有給他們寫。一個是李海泉，一個是吳楚帆，這就是翰墨緣，你問我有沒有解釋，那是不可能解釋得了的。”

我們可以從1973年趙少昂致函澳門同善堂林近轉交李銳祖的函件看出一二：

銳祖吾兄：屬畫已就，自以為可，過港之便，請到苑面取，小筆升竣工否，念甚，勿候道綏！

少昂百拜



趙少昂致李銳祖函（共三通）（私人藏）

從上函信封背面林近以原子筆繕寫的信函之文，看來李銳祖與不少人一樣，不容易看懂趙氏龍飛鳳舞的草書，而李銳祖在以竹製樂器的同時，亦以竹為趙少昂製筆簞筒，而且深為趙氏所喜愛。

如果說李銳祖與趙少昂之交是趣味相投的話，那麼趙氏之友楊善深亦與李銳祖有往還。1955年前後，楊善深也很愛聽李銳祖唱曲。李銳祖住在駱克道，楊善深則住在軒尼詩道，家居相鄰，他們也隨即成為朋友，李銳祖還經常到楊氏家族設在海傍的廣泰來旅店盤桓。1976年，楊善深就為其畫過一幀白描雙鉤的〈墨竹〉，上題：

呂氏春秋云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崑崙之蟹谷，為黃鐘之律云。銳祖吾兄嘗以竹製各類樂器及文房書鎮，精緻異常，世所罕見也，丙辰五月用宋人雙鉤法寫竹為贈，並希正之。

並對李氏說：“我下次去找少昂，讓他即場給你畫一張竹。”1985年4月，李銳祖居加拿大溫哥華時，趙少昂亦有函致之，內云：

銳祖吾兄有道：三月廿八日手書奉悉，日前託林近兄所帶之函亦已寓目，屬見分別書就寄上，請察收。匆促之作，恐未當意矣！唐先生屬聯事，當可代辦，仍俟大駕返港時進行。地揚博物院事，煩為一談，此覆，并頌旅安。唐先生及各友好分別致候

弟趙少昂百拜

一般而言，在樂器上刻上圖案，多由畫師畫於紙上，再由工匠以過底紙重描拷落木上再刻，最後上色。然而，一把貼有木片的月琴上，就有由趙少昂畫上“墨竹鳴蟬”。李氏云：“趙少昂說他一生祇在宣紙上作畫，畫在木上從未試過，多多錢也不畫，祇有你李銳祖是例外！”⁽⁸⁾

趙少昂早在上世紀30年代已於比利時立國一百週年的展覽上獲金牌獎，未幾與同門合組“嶺南畫苑”，後來自辦。李銳祖究竟藏有趙少昂多少件作品，現在仍是未知之數，然而他捐贈予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數量是可知的。2001年6月19日，時居香港灣仔駱克道的李氏就簽署確認捐出趙少昂的作品：



作品名稱	年份	尺寸	格式
雙蝶圖	1974	83x33	水墨設色紙本·立軸
草蝶	1981	81.5x29.5	水墨設色紙本·扇面
草書詩	1990	17.8x32	水墨設色紙本·扇面
草書對聯	1990	136.5x33.5	水墨設色紙本·立軸一對
新竹蝸牛	1990	30.5x81.5	水墨設色紙本·扇面
墨梅	1990	30.5x81.5	水墨設色紙本·扇面

李銳祖所藏的另一幀趙少昂的〈送別圖〉有其獨特的紀念意味。1993年，李銳祖由加拿大返港、澳探訪親戚好友，在返加之前去拜訪趙少昂。九十歲的畫家見到相交近半個世紀的友人後感觸萬分，他畫了一幀斗方送給李銳祖，畫中岸邊的樹枝正長着茂密的樹葉，舟中人極目遠方，波濤蕩漾的海面上，有六隻海鷗翱翔。趙少昂的題跋是這樣的：

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送人別離，月照人離別。銳祖仁弟將之加拿大，離別屬製此頁，不盡依依。少昂留居香島，時年九十。

驟眼之下，很多人會感到該畫沒有展示趙少昂早年高超的繪畫技巧，然而，他筆下的漁舟，比過往山水畫中的點景漁人用筆更老辣。此幀作品的重要之處是趙少昂所寫的“銳祖仁弟”也就說明李氏已成“嶺南藝苑”的入室弟子，儘管這位新入門的“弟子”沒有習畫的天資！

根據李銳祖的說法，該幀作品是趙少昂最後一幅畫作，因為趙氏寫成此幅作品後，翌日就被送入香港的法國醫院。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區域市政局於1995年10月在沙田大會堂舉辦了“造化入筆端——趙少昂繪畫及寫生選”的畫展，這是趙少昂生平最後一次個展，展出他在日本和香港所作的風景、花鳥及走獸，速寫之餘，還包括其1962年根據寫生所創作的〈芭蕉〉五聯屏，敷色清

雅，墨彩淋漓，筆力縱橫，與同時展出的盈呖小品，相互輝映，贏得一致好評。儘管他坐着輪椅，但仍興高彩烈地周旋於記者和賓客之間。到1997年4月，美國三藩市亞州藝術館重整了館內的“趙少昂畫廊”，並將全部珍藏展出及精印畫集。上述三個展覽的作品均是趙少昂歷年捐贈的精品，計有廣州美術館120件，為歷次捐贈中數目最大的一次，香港區域市政局50件，三藩市80件。此外，當年趙少昂更讓兒子之幹、之泰攜其作品38件捐贈番禺博物館。⁽⁹⁾ 1996年初，他因病入住香港法國醫院，病中仍拿筆在速寫簿上畫抽象畫，或吟誦唐詩宋詞；到不能自由移動時，還經常以目光對着天花板用眼神來回移動作畫。⁽¹⁰⁾ 1997年11月底，香港藝術發展局決定向趙少昂頒贈“終身成就獎”。趙氏數十年來誨人不倦，扶掖後輩不遺餘力；50-60年代周遊列國，動輒經年，臨行前還授命入門早的學生代他發畫稿。⁽¹¹⁾ 他在香港的門徒甚多，有成就且獨樹一幟的也不少，趙派畫獨領風騷二十多年，虎年（1998）大年初一（1月28日）早上7時30分，趙少昂逝於香港太子道的聖德肋撒醫院。⁽¹²⁾ 李銳祖於2001年將趙氏贈其作品捐予香港政府的文博機構，頗有紀念故人之舉。其收到的函件云：

李先生尊鑒：

您好，閣下熱心支持文化藝術，慷慨捐贈趙少昂書畫作品六項予博物館收藏，十分感謝！

此項捐贈豐富了敝館趙少昂藏品，而且對欣賞及研究趙教授的藝術極有幫助；閣下化私為公的精神，令人敬佩，而且定能引起各界人士更積極地支持香港文博事業。本人謹此再致衷心謝意，並希閣下再次支持敝館。

謹祝安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文化博物館總館長

嚴瑞源

2001年6月26日⁽¹³⁾

與雅士

1971年年初，司徒奇、林近在崔德祺（1912-2007）的“居明軒”雅集時，這三位藝壇高手就合作〈簪花仕女圖〉，以賀李銳祖結婚三十週年紀念。⁽¹⁴⁾此畫由崔德祺寫人物，司徒奇配景，題曰：“銳祖兄佩芳嫂夫人賢伉儷締婚卅載之慶，辛亥仲夏，崔德祺寫簪花仕女，司徒奇成圖奉賀，林近題。”⁽¹⁵⁾實際上，崔氏愛粵曲與書畫，早已與李銳祖稔熟，我們仍知崔氏於1971年曾為李銳祖寫過墨竹，上題：

銳祖兄雅擅音律，并能自出心意以竹製樂器，發前人所未發，比良唔頤園，偏愛此舊作，因倩林近兄題奉正，崔德祺。⁽¹⁶⁾

李銳祖收藏的作品中，有兩幀是他最為珍視的，其一是趙少昂的〈送別圖〉，其二是〈行樂圖〉。有跡象顯示，後圖在可見的將來肯定不會是某家博物館的藏品，但會成為李家的家傳之寶。作為李銳祖六十歲誕辰的紀念品，從藝術看，它匯集了港台六大金石、書畫界高手的精心妙筆。

這幅作品起源於李銳祖和周以鴻的交往。周以鴻的工筆畫造詣甚高，在澳門一些大酒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那些大幀的〈孔雀牡丹圖〉複製品。1964年前後，周氏居於澳門，並在藥山與戒聞大師（1915-2010）共繪盜畫，李銳祖和周以鴻就締交於“藥山”，並一起在馬場附近養殖蜜蜂。1966年，周以鴻移居台灣，作為朋友，李銳祖幾乎為他打點了一切。二十多年後，周以鴻憑藉其高超畫藝蜚聲於寶島。李銳祖1978年往台灣旅行就居於周宅。兩位老友言談之際，周氏提議為李銳祖繪畫一幅肖像作生日禮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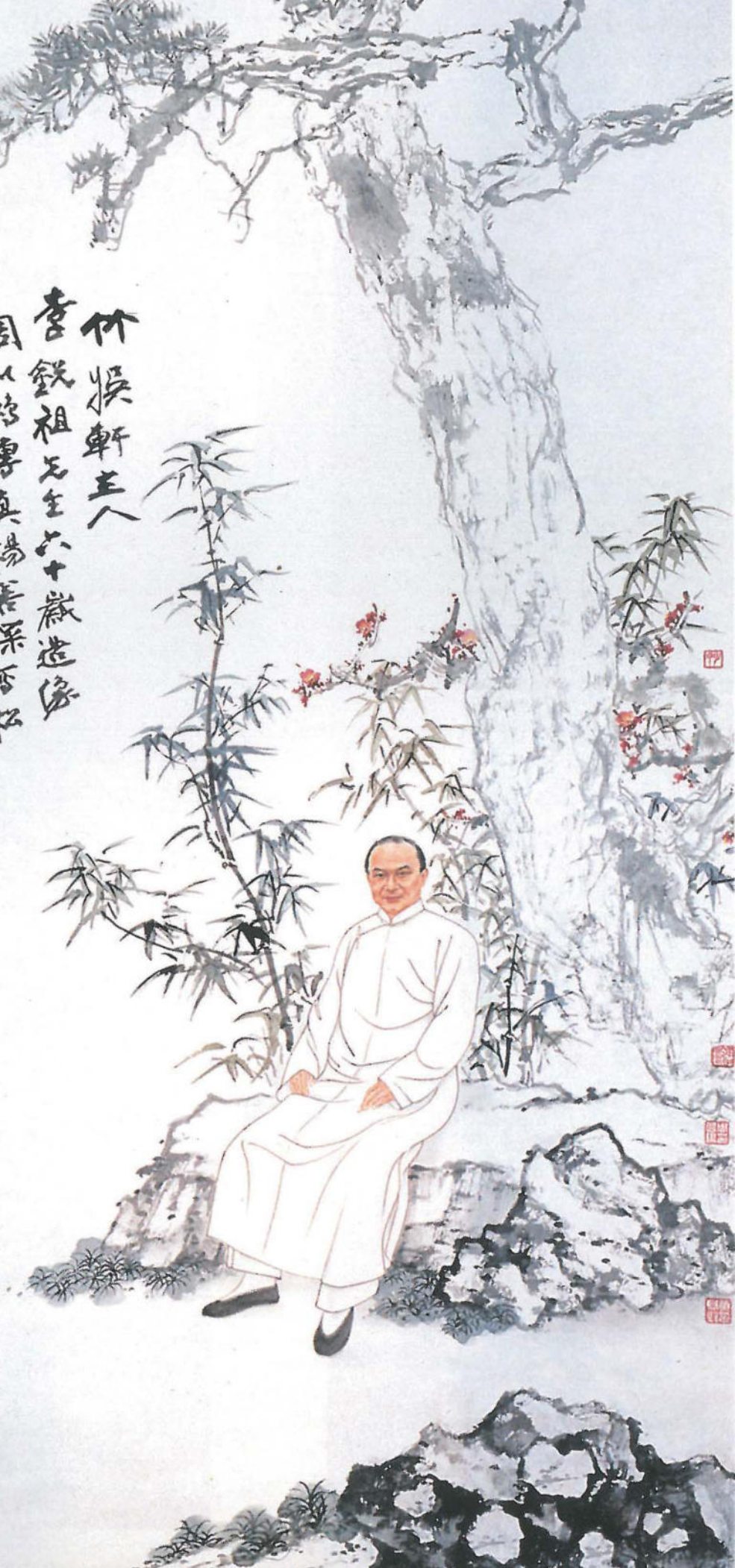
李銳祖回香港時，攜帶着周以鴻為他畫的寫真，逼肖的形象，令其友人嘖嘖稱奇。李銳祖手持自己的肖像畫見到了來港的黃君璧（1898-

1991）。他笑着說：“黃老師，送塊石給我坐啊，不然會跌死的！”黃君璧欣然提筆，在長袍白褂的後面加上石頭和地上的草；隨後，李銳祖拿着畫走訪了楊善深，楊氏在肖像的後部加上了白松；而趙少昂見後，在松後加上了紅梅。個多月後，李銳祖再持畫赴臺灣給周以鴻夫婦欣賞。周氏與張大千私交甚篤，其夫人是四川人，於是周氏伉儷帶着張大千喜歡的“炆牛筋”與李銳祖一起造訪張氏。

抵達“摩耶精舍”時，門口已排着一列等待拜望張大千的人，他們一行很快地登堂入室，見到張大千。那一日，張家主人和周以鴻談興甚濃，其後，周以鴻向張大千說：“李先生這幅〈行樂圖〉是我幫他寫的，這裡有很多大家共聚一起，趙少昂寫紅梅、楊善深寫白描松、黃君璧寫草石、馮康侯篆額，希望請您補幾筆竹。”張大千說：“好、好、好！”周氏補充說：“隨便補幾片竹葉就可以了。”張大千隨手將畫接過並交到身旁的女護士說：“好好保管，如果丟了，你賠不起的。”眾人聽後大笑起來。李銳祖向周以鴻說：“我們要告辭了，外面還有很多人在等候拜望大千翁。”於是告別張大千，張氏執意要送出門口，周氏伉儷和李銳祖連忙說請留步。張大千說：“你頭一趟來，一定要送，下一趟來我就不送。”李銳祖連忙稱謝，當一行人差不多走到大門口時，張氏指着在那兒的兩個塑像讓周以鴻看，並說下次若有時間，望周以鴻為其畫一像，周氏立刻答應。

大半個月後，周以鴻接到張大千的電話，讓其來張宅取畫。周氏對居於他家的李銳祖不無欣羨地說他走運，張大千不用一個月就畫成了所求畫的東西。當他們在張宅內見到這幅〈行樂圖〉時，驚訝得目定口呆，祇見兩叢修竹，亭亭玉立於松樹、草、石之間，為黃君璧所畫的草加了顏色，並長題。李銳祖隨即對張大千說：“認真多謝張老師！”張大千答：“小意思，小意思，我本來打算寫兩筆，但興趣一到，越寫越多。”張氏甚少在寫真像中長文題跋，這又是李銳祖的

竹溪軒主人
 李銳祖先生六十歲造像
 周以鴻傳真楊善深雪松
 黃君璧草石趙大昂紅梅
 馮康侯篆額張大千補竹時
 六十八年五月



“翰墨緣”。李銳祖攜畫回香港後，又去探訪黃君璧，並對他說有人幫他的草加了色。黃氏微笑答：“當然是張大千！”李銳祖說：“當然，否則誰人敢動您的東西。”黃氏聽後大笑。隨後，李銳祖再持畫走訪楊善深，說：“大家一致認為松樹要長一點，因與地上的草與松樹較平行。”楊善深將畫掛在牆上看後，從善如流，再濡筆補畫。

在這幀畫尚未曝光於大眾前，它是由澳門木橋街的“彭恩裝池”裝裱的。現在我們見到的，是在台灣重新揭裱後的形象。也許，人們會問李銳祖付了多少錢給這六位畫家，實際上，它是情誼的見證，何須言及金錢！李氏十分感激張大千，1983年聞悉張氏逝世後，李銳祖立即自香港乘飛機抵台北弔唁。

樂器展覽

1978年，李銳祖在台北歷史博物館展出三十多件竹製樂器，包括金屬竹製樂器與夾木（牙）竹製樂器兩大類，前者項下有二胡、揚琴、秦琴、簡板、胡琴、中胡、沙鼓、裙鼓、梆鼓、提琴、中阮、方笛、方簫、竹魚、擊板、擊條、二弦、三弦等；屬於後項下的有象牙夾竹紫檀沙鼓、象牙夾竹紫檀裙鼓、烏梅木裙鼓、淨黃楊木沙鼓裙鼓、竹柄夾象牙椰胡鼓，秋梅夾竹提琴，以及竹製文物、紙鎮、竹刀、竹臂角、夾竹木臂角、竹圓筒、竹扇骨等。當然這些精器上都有詩、詞、印、畫等雕刻。史載以竹製成的樂器不過十數種，但他於1978年卻展出了卅幾件之多，紀錄由此而打破。“他在竹製樂器領域中，確實寫下了‘前無古人’的輝煌紀錄。”⁽¹⁷⁾

1990年秋天至1991年新春期間，是李銳祖五次廣州之行的時期。究其原因，是“羊城國際粵劇節”在廣州主辦，同時舉辦“海內外梨園丹青翰墨展”，並向香港、澳門及海外人士徵集有關書畫文物。李銳祖閱報得知消息後，立即致電廣州有關人士，表示決定參加“粵劇節”，並捐贈

或借出一批有關粵劇、曲藝方面的書畫作品。從此時起，這位年逾古稀的曲藝、書畫發燒友，仆仆風塵於粵、港、澳的公路上，正因為他藏有趙少昂為其畫的東西，他於此期間踵門趙氏之家，向他請教作品的題籤及寫作的年代乃至背景等其他問題，並帶去時居佛山的黃少強弟子李銘章的畫作讓趙氏品題。要知道，黃少強就是趙少昂當年同師高奇峰的同門和金蘭兄弟，趙氏為李銘章的兩幅作品題字，成就另一段藝壇因緣。⁽¹⁸⁾

李銳祖多年苦心經營，鄧芬、趙少昂、楊善深、司徒奇等為之分別所作墨竹，合成四屏。當李銳祖將該組畫作及另外十多件展品從澳門帶到廣州後，好些書畫鑒藏家都認為李氏的藏品是“量多質高”。內行人說，單是出售一套四屏直幅的“竹”，李銳祖就可成為小富翁，也有不少人向李氏遊說，但都被李銳祖婉拒了。然而，它們先作為展品，後變成了拍賣品或無償地作為內地文物部門收藏品，他指定將拍賣所得全部捐給“粵劇節”。“識貨”的某博物館徵求李銳祖的定價意見時，他說：“既是國家博物館收藏，使作品有好的‘歸宿’，價目就由你們定吧！”⁽¹⁹⁾

李銳祖從澳門攜去十五件竹製樂器和文玩前往廣州展覽，其中包括以四方竹精工製成的兩支洞簫、兩支橫笛。而作為唱家，身穿長衫的李銳祖為到會的嘉賓，在何浪平、沈偉、陳春大、陳萬中、黃沃、駱慶兒、鄧丁炎、楊榮照、駱健儀、李繼承、吳錦錦等演奏家用李氏手製之樂器伴奏下，演唱了白駒榮的首本名曲〈泣荊花〉，“聲樂和諧，韻致醇厚，古腔遒飛，響徹行雲”⁽²⁰⁾，成為在廣州最高樓演唱粵曲的第一人。在“粵劇節”期間，李氏演唱首本曲目〈周瑜歸天〉、〈孝順歌〉，與文化界藝友共聚把唔，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實為平生一大快事！”⁽²¹⁾

餘言

李銳祖一直和許多書畫巨擘有着深厚的交誼。由於他們知道李銳祖廣交梨園子弟的特殊身



鄧芬書〈皇宮歌座濟貧義唱〉題聯

份，故在送他的書畫中多帶點“戲”或“曲”的成分，饒有韻致。有些書畫家在他的撮合下，還與梨園名流合作畫畫。他不擅操樂器，卻能做出竹製樂器而被譽為“藝海奇人”。

歲月珍貴，它的珍貴在於它的塵埃或許已經落定。鄧芬、羅叔重、馮康侯、張大千、趙少昂、李銳祖先後遠去。這些作品看似與他不相聚，其實永無離別。也許，人與人之間，長久的是纏在時光裡的情意。李銳祖的人生中有不少非凡的經歷，他和那些蜚聲中外的大師級畫人交往，在某一程度下豐富了他對藝術的認識。他們

給李銳祖所留下的心痕手澤，成為李氏夢中的花朵。這花朵，為千百人帶來繽紛的色彩。

(2012年12月17日第二稿)

【註】

- (1) 楊永權〈書畫樂器傾羊地——李銳祖捐獻文身展隨筆〉，載1991年2月11日澳門《澳門日報》。
- (2) 〈絲竹之器·發清越好音〉，載《華光雜誌》，1978年4月，台北。
- (3) 1998年11月25日蒙李銳祖先生語筆者，深謝！
- (4) 蒙李銳祖先生生前惠賜此橫幅的影印本，深謝！
- (5) 珠珠〈一把紙扇故事多〉，載1998年5月20日香港《成報》。
- (6) 朱子範《羅叔重書畫集·弁言》，香港，1947年。
- (7) 薛沛德〈豁達豪爽的“狂生”羅叔重〉，刊名未詳，待考。
- (8) 楊永權〈書畫樂器傾羊地——李銳祖捐獻文身展隨筆〉，載1991年2月11日澳門《澳門日報》。
- (9) 黎明〈遺愛人間·永垂不朽〉，載1998年4月18日香港《文匯報》。
- (10) 趙世光〈無限哀悼憶吾師〉，見1998年4月19日，香港《文匯報》。
- (11) 李汝匡〈悼念恩師趙少昂〉，見1998年3月3日，澳門《華僑報》。
- (12) 繆樂民〈嶺南派大師趙少昂去世〉，載《藝術家》，頁249，1998年第3期，藝術家出版公司，台北。
- (13) 公函原件蒙李銳祖先生生前賜筆者收藏。
- (14) 司徒乃鍾手輯、陳繼春參校〈司徒奇（蒼城）年譜〉，載《司徒奇藝術回顧》，頁64，臨時澳門市政局，澳門，2000年。
- (15) 〈簪花仕女圖〉，載《崔德祺書畫集》，頁125，居明軒，澳門，1999年。
- (16) 〈墨竹〉，載《崔德祺書畫集》，頁123，居明軒，澳門，1999年。
- (17) 〈絲竹之器·發清越好音〉，載《華光雜誌》，1978年4月，台北。
- (18) 童仁〈李銳祖樂於穿針引線〉，載1991年3月31日澳門《澳門日報》。
- (19) 蔡衍榮〈藝海奇人李銳祖〉，載1991年2月8日廣州《廣州日報》。
- (20) 楊永權〈書畫樂器傾羊地——李銳祖捐獻文物展隨筆〉，載1991年2月11日澳門《澳門日報》。
- (21) 童仁〈李銳祖樂於穿針引線〉，載1991年3月31日澳門《澳門日報》。